

莲花岛上说罗汉

□蒲斌军



莲花岛,旧称菜花山。为俗称菜花山,估计当年悬水荒岛终年为黄泥浆般的海水簇拥,色彩更迭如此单调。及至春夏之交,天地催情,万物勃发,小岛经受不住这暖风微雨的舔吮,卸下了那份矜持。黄色,通常是一冒出来便不可收拾。或许是从附近农田流浪到岛上的油菜籽,从此有了落脚的家。从茶壶甩、陈家后村望去,犹如一匹黄缎。于是,“菜花山”的名字就这么被村民愉快地决定了。

这个岛更像是馒头似的土包。其他岛该有的,它都有。其他岛没有的,它也绝对不另作主张宣称我有。它唯一的优势就是距离万民朝圣的普陀山一海之隔。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,一个关键的人物的一次关键的决定,山变成了岛,岛生出了罗汉,莲花岛与普陀山的关系妙不可言。此人,便是朱仁民。

朱先生在岛上种下了一群罗汉,自此莲花洋畔又多了种风情。罗汉者,六根清静,了断了无明烦恼,已了脱生死,证入涅槃,堪受诸人尊敬供养。与寺庙供奉的高大威武、不苟言笑的菩萨相殊,岛上的罗汉走出了森然的庙宇,走向了广阔的世俗天地,已然脱掉了神圣的外壳,变得愈发亲近起来。不必俯首,无须仰视,他们不会逼近你,打压你,使灵魂受了惊吓或伤害。他们,更像你的左邻右舍。那是打渔的阿公,那是掌灯的大叔,那是唠话的大伯……衣裳是如此

的夸张,笑容是如此的舒展,肢体是如此的放浪……心里不禁赞叹:这是一个怎样高度自信的朝代,这是一个怎么包容的帝国?将神像请下神坛与民同乐,与时俱进,这是创造者的初心和理念。

如油菜花生长的罗汉,散播在长堤、礁滩、岩石、墙体各处。观音殿前护栏处,端坐的大肚弥勒黄袍加衣,成为膜拜的偶像……坐垫下的小石滩,沐海的罗汉驾驭着大鱼,朝普陀山奔去……凸起的岩面上,观云的罗汉身骑神物,神情安若,浮游直上九天……因势造形,因形立像,创造了“探海罗汉、罗汉追云、笑脸弥勒”等众多罗汉形象。

当你走过石桥,目光停留在那一方平缓的礁滩处——十八

罗汉的家园。他们,只在潮水减退时才显出一个整体。沉浸在海水被激流荡涤的罗汉啊,好不容易浮出了水面,多数半身青绿,覆了海苔,有些还成了螺蟹等海洋生物攀附穿梭嬉戏的巢穴、瑶台。凝视这一方泥沙俱下的混水,想像海水与罗汉互动的场景,不主沉浮,不问天道,遵从于自然,该浮便浮,该沉便沉——那该是怎样的定力,如何的天真?

莲花岛是免费海洋雕塑公园。“永久免费”意味着“永久修复”。九龙壁石桌全被游客一块块地砸开带回家保护,铺地的海滩卵石一次又一次地被游客们或扔大海或取走留念,岛上的罗汉无可幸免。作为岛主,朱先生一边心痛,一边修缮。去年,朱先

生再次上岛,续置五百罗汉,将久置于入口处罗汉起吊,赶涨潮至西岸装船,运达十八罗汉处,以塔吊将罗汉下海安放。

“廿年前赤贫如洗,无任何巨轮塔吊,领民工几十同甘共苦,作人背肩扛,隔山过海,硬在莲花洋上矗起花岗石罗汉长阵,铸永久免费,保家乡平安。今虽古稀有二,痼疾缠身,倘若有虞,亦为罗汉加持,海不扬波,平生足矣。”相对于当初建设莲花岛浩大的工程,这根本算不了什么,但这份挂念与执著的傻劲却着实令世人叹服。朱先生如同岛上的铃木将根扎进苦涩海水的礁石缝中倔强峥嵘,守护着这一方精神的家园,修复着人类的心灵家园。

当我重读朱先生内心的独白,心底又开出了几朵莲花。海边的罗汉,是能够给人安慰的,给人希望的。当心绪无法理清的时候,到莲花岛上某花山上走一走,想一想。这里,足可能安定你的思绪,平衡你的心态。

试想一下,一个人在庞大的天幕间,在呼啦啦的海风里,你躺在罗汉的膝盖处,靠在腋窝里,罗汉看你,你看罗汉,一走神,便达到了“物我两忘”的境地,足可以激发和成熟你的心智。你看,一拨又一拨的游人来了又走了,走了又来了,人依旧是人,佛依旧是佛。“千山万重石,莫笑它无知无觉;一日两度潮,听凭其自来自去。”从生活退回到生活,那是怎样的智慧!

乡村初夏夜色

□安然

我的老家居住在六横岛的一个小乡村,那里的空气好,环境也好,村后有高山、村前有河流环绕、村中有公园,园内有荷塘,有红花绿树,是休闲的好地方。特别是小村的初夏夜晚啊,更为美丽,凉爽,更为多姿多彩……

初夏的黄昏,晚风荡漾,行走了一天的太阳,渐渐地接近了小村西边的大山,却显得更大、更圆、更红了。那辉影落在被晚风吹皱的村前的那条弯弯的河面上,碎成斑驳陆离的粼光。一片轻盈的暮霭在河面上浮游着,弥漫着。

太阳刚刚落山,西边的天上飞起一大片红色霞朵,红得那样迷人……当霞光消失的时候,启明星捷足先登,在天空中放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芒,为蓝绸缎般的天空增色不少。它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,闪烁着,闪动着……

普陀佛茶

□胡汉杰

之。每片茶叶均如针状直立飘浮,良久始舒展下沉,品味清香不俗,最为风雅!

我喝过很多茶,最多的还是家乡的普陀佛茶。提起普陀佛茶,追溯历史。2009年有位叫马莉的学者写过《普陀山佛茶的历史发展探究》,文中说:从宋神宗元丰三年开始,中央王朝为表达对观音大士的虔诚,在派人朝觐之余,还不断划拨周边田亩供僧,朝廷先后五次赐予普陀寺庙官田3093亩,山1000亩,僧田供斋粮之余,部分也用来植茶。马莉认为,普陀佛茶的历史与普陀山开辟为观音道场的历史是一致的,从有关文章上引文字和数据中证明,普陀佛茶应该是在南宋时候开始的。

马莉在《普陀山佛茶的历史发展探究》一文中还说:南宋高宗十八年(1148年)三月十五日,曾在舟山任昌国尉的文学家史浩和朋友一起游普陀山,在宝陀寺填写《禅寺碑碣》说:“由沈家门泛舟,遇

他们一说到这些,满面都是笑容了。欢声笑语不断地飞扬开来,像平静的水面上涌起阵阵波澜。是啊,人们劳动了一整天,也该轻松轻松,好好地乐上一乐,村文化礼堂的操场上响起了欢快的舞曲,年轻的村妇们在翩翩起舞,老人们悠闲地看着电视片《红楼梦》,孩子们在追逐着,玩捉迷藏游戏……

月亮慢慢地爬上来了,她清亮而温柔,极像一位姗姗来迟的仙女。月亮一露面,就把满天的星星惊散了。月亮像一叶弯弯的小舟,漂游在星空中;月亮像一把用晶莹的水晶制成的镰刀,斜挂在夜空中;月亮又像一只甜丝丝的香蕉,放置在天盘里。月光溶溶,如纱似绸,如银似水,洒满了村子、小院,乃至整个大地。多情的月光把荷塘燃亮,莲叶轻舞在荷塘中央。朦胧的月光把思念绽

放,微微的莲动在心海荡漾。看鱼儿慢游,听浪花浅唱,一缕暮风把思念带向远方。丝竹悠扬,拨动心房,你我牵手漫步在这月色荷塘。树影、屋影朦朦胧胧,影影绰绰。嗨,太美妙了!在这诗情画意般的意境里,人们在攀谈、说笑,嬉戏、嗑瓜子、啃西瓜……他们悠闲得很,仿佛把一天的疲劳都抛到了九霄云外。话语声、欢笑声、嬉闹声充满了小村,回荡在深邃的夜空中……

夜深了,人们都已酣然入梦,只有天上的星星还在眨着眼睛。明亮的星光,掺上露水,变得湿润、柔和。随后,露水轻轻地挂在绿树枝梢上,搭在高楼屋檐上,铺在宽阔的村道上……

初夏之夜,小村的一切都变得那么雅致、那么幽静、那么缥缈……

放生。”到南宋庆元年间,他又向宁宗奏本,将宝陀寺列为江南“教院五山十刹”之一,使普陀山更加声名远扬。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“见观音大士与茶树上”,这是真正将普陀山茶与观音佛联系在一起记载。我想,普陀佛茶应该就诞生在这个故事里。

普陀佛茶肇始于唐,初兴于宋,彰显于明,贡茶于清,发展于当代,是我国绿茶类古茶品种之一。普陀佛茶承载文化象征,深寓佛法其中,近几年来满载盛誉,不仅频频在全国、全省名茶博览会上获奖,还多次获得国际名茶评比金奖,可谓是中华茶文化 with 佛教文化完美结合的佳作。

2019年12月,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5月21日确定为“国际茶日”,以赞美茶叶的经济、社会和文化价值,促进全球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让我们满怀茶人的情怀,迎接第二届国际茶日的到来!

有缘“小衙门”

□胡伟民

老家住在沈家门闹市的原泰森横头(现为官下路以南)“小衙门”内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“小衙门”靠街一侧是一堵六七米高的墙,从泰森横头三叉路往西北可达官墩普陀县人民医院,官下路长百把米。泰森横头三叉路口集中了大饼油条店、五丰染店、大众理发店、红旗照相馆、冷炊室、裁缝店等商铺。“小衙门”位于官下路靠闹市一段,与原中大居委会隔一个道地。“小衙门”内有两个小道地,住有八九户人家。“小衙门”临街,是住户进出的主要通道。

所谓“小衙门”,实际是一扇倒U型的石砌门框,没有门。叫的人多了,加之时间久了就名声远扬,成为沈家门闹市的地标。里面民居全是平房。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起,王家、胡家、戴家、包家、管家等人家相继入住成为朝夕相处的邻居。戴家有七个子女,文化大革命后期,他家四个子女先后支边、支农。到上世纪九十年代,“小衙门”被中国银行普陀区支行征用而拆迁,戴家搬到了东横塘住宅楼,后来,我们兄弟先后成家立业,搬出了“小衙门”,我父母两人也搬到了蒲湾一区,我们和戴家两家在“小衙门”相处了二十多年。

新世纪后,老戴伯和我父亲相继离世。如今,戴家嬷嬷已九十七岁高龄,我母亲也已八十九岁。两家的后代大多在六七十岁。原先的“小衙门”里八九户人家,上一代的只剩戴家嬷嬷和我母亲两人了,她们成了时代变迁的见证人。

二月下旬,母亲对我说,趁她身体还硬朗想去看看戴家老姐,见见面、聊聊天。我便抽个时间,陪母亲走访、看望戴家嬷嬷。他们住五楼,戴家小儿子金多得知我母亲来看她娘,立刻下楼,搀扶着我母亲一个一个台阶小心翼翼地走上五楼他家。

尽管两人都是耄耋老人,但她们对几十年前“小衙门”中邻居间的人和事历历在目、记忆犹新,就像昨天发生一样。她们回忆的事件和场景,有时连我们都印象残缺,难以记起。戴家嬷嬷耳聪目明,在八十几岁时还能轻松地穿针眼做针线活。她有生以来很少看病、吃药,几乎没住过医院。她对过去的老邻居无论是上一代还是下一代,名字大多叫得出。令人称奇的是,嬷嬷说话颇为时尚,一些年轻人用的语句、单词,在与我们的聊天中也会偶尔用上几句,让人感觉她并不落伍,由此也引发我们后辈阵阵会意的笑声。

清明节我们去蒲湾一区看望母亲。之后的一天中午,我们正和母亲一起吃饭,本楼邻居大姐领着好多人来我家,她喜形于色地告知你家有客人来了。我们以为是社区干部走访,经细看,原来是戴家嬷嬷领着四个子女、一个儿媳共六人前来走访、看望我母亲。这太出乎我们意料了,真让我们喜出望外。因房间小,大家团团紧挨围坐,久别重逢,热闹非凡,像开茶话会,又像是团拜会,两家人叙旧述新,谈笑风生。戴家嬷嬷兴许是一个多月前对我母亲看望她的回访、回礼吧。耄耋老人还领着众多子女们一同登门看望老邻居、老姐妹,此情此景,怎能不使我母亲和下辈感慨万千、喜悦无比。真可谓“黄金有价,情谊无价”。

在我母亲与嬷嬷交谈中,我赶紧用手机抓拍了几张照片,成为历史的定格、亲情的记录。戴家子女至今仍叫我母亲为“某某阿姨”,叫长辈在名字后加称谓,是我们“小衙门”老街坊的传统习惯,如“老戴伯”“福财嬷嬷”“瑞珠阿姨”等,老邻居的亲情一直未有中断。戴家大女儿慧君、四女儿茹君三十多年不见我母亲,亲热相拥,倍加亲切。

我母亲和戴家嬷嬷交流时说得最多的话是,做人心要平。事实也是如此,在二十多年的邻居相处中,做人心平,既是两位老人的处世准则,也是她们的人生哲学。戴家一家共有九口人,我家虽则只有四口人,但维持日常生活仍要靠两位母亲的勤俭持家。几十年来,我母亲和戴家嬷嬷尽管生活艰辛、平淡,却从来不与人搬是非、施心眼。想得开,天地宽,世事看待宽心,邻居相处和睦,“心平”自然凸显。也正是有这种不搅是非,不施心眼的为人处世境界,才能心胸开阔,益于身心,彰显了两位老人处世之道。

告辞时,戴家嬷嬷拉着我母亲的手依依不舍,向我母亲附耳说:“下次你去我家,我叫上几个子女一起来陪你,在我家住几天,我们好好聊聊。”世上亲情珍贵,邻居缘分同样难得,时隔半个世纪的耄耋老邻居重逢会面更是稀世珍宝。

情义珍贵,有缘“小衙门”!

树桩上的新枝(外一首)

□石泽丰

锯斧把一截春天截给了伤痛。在早年 伤疤生出沉默 留在爱你爱我的人间	不肯错失,不远处的春光 原本安静,因为那阵风 新枝才恍然大悟 仿佛自己仍处险境 因为,我看到它在颤栗
春风从桃树的墙边经过 又是一年。花儿正艳 树桩上长出的欲望 也踮着脚尖	我看到它 露出了求生的本能

雷声没有被按住

白昼越过黄昏的那道坎后 吝啬地把所有的光线都收走了 偏偏在嬷嬷走的那一夜 天空被闪电撕开了一道缺口 放出满世界的暴雨	没有被按住 它们惊吓得要往外逃窜 姨父紧紧地握着拳头 控制住颤抖、悲伤 还有两行老泪 他斜靠在窗前,一个劲地 想把安静留在身边 那一夜,一阵雷声
--	---